

卡格博雪峰

王剑冰 著

A blue-toned photograph of a woman's profile, looking down, occupies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bright blue sky with white clouds.

一群即将走向社会的
女大学生，如同卡格
博雪峰一样圣洁，面
对光怪陆离的现实，
面对神秘陌生的男性，
她们如何……

太白文艺出版社

王剑冰 著

K A G E B J F E N G

卡 格 博 雪 峰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卡格博雪峰/王剑冰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9.12

ISBN 7-80605-911-3

I. 卡...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825 号

卡格博雪峰

王剑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4 插页 325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911-3/I · 781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21)

目 录

第一章	路雪和晶晶	(1)
第二章	感激的方式	(30)
第三章	角落里的水果摊儿	(43)
第四章	辛心的故事	(51)
第五章	爱与恨的前奏	(65)
第六章	四〇九寝室	(73)
第七章	快活的一天	(86)
第八章	社会上的男人	(93)
第九章	快速膨胀的情爱	(104)
第十章	自由市场	(113)
第十一章	中文系举行的化装舞会	(128)
第十二章	大四女孩的怀想	(134)
第十三章	神秘的储藏室	(146)
第十四章	校园晚报	(156)
第十五章	怀念	(169)
第十六章	刻骨铭心的第一夜	(177)
第十七章	白色恐怖	(193)

第十八章	晶晶日记·····	(204)
第十九章	七〇六病房·····	(212)
第二十章	深山历险·····	(223)
第二十一章	双向选择·····	(231)
第二十二章	面对卡格博雪山·····	(242)
第二十三章	走向成熟·····	(253)
第二十四章	试着推销自己·····	(263)
第二十五章	雪山绝唱·····	(279)
第二十六章	迷惘的感情游戏·····	(290)
第二十七章	艰难的“协约”·····	(303)
第二十八章	老坟岗的女孩儿·····	(313)
第二十九章	男性的感伤·····	(325)
第三十章	如梦影楼·····	(335)
第三十一章	范总经理的热情·····	(342)
第三十二章	封主任的哲学·····	(351)
第三十三章	又认识了一个人·····	(360)
第三十四章	特别的酒宴·····	(368)
第三十五章	再次受辱·····	(386)
第三十六章	人格的展示·····	(394)
第三十七章	真诚的红玫瑰·····	(405)
第三十八章	紧急时刻·····	(427)
第三十九章	迟到的信息·····	(439)
第四十章	雨夜·····	(449)
尾 声	·····	(455)

第一章 路雪和晶晶

路雪着实没见过晶晶如此痛心过。路雪本想来找晶晶散散心，吐吐心中的郁闷，没想晶晶也遇上了感情危机。

1

在这个寒冷的傍晚，这个叫路雪的女孩还是走出了女生宿舍。

路雪受不了宿舍里的那种温暖。路雪在那种温暖里闷了好多天了，闷得她心烦意乱，使她迫不及待地想出来透透空气。

路雪一出来便被风包围了。

那些风莽撞地撩起她的薄呢米黄大衣，撩起她柔长的黑发，并借用她的白纱巾向不远处走来的一场雪打着旗语。

路雪立时就像被剥离了衣服似的，张嘴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口凉气吸进肺里，冰丝丝的，让路雪也感到一阵爽快。路雪没有犹豫，撒开脚步，径直顺着校园小路向前走去。

这是路雪在这所大学经历的第四个冬天。

金塔大学坐落在碧波荡漾的金塔湖畔。校内那座建于宋代的八角十三层的千年古塔是这个城市的标志，也是这所大学名字的由来。环抱了整个城市的明代古城在东北角环抱了学校的大部。站在雄伟壮观的古城墙上眺望金塔大学，可见浓荫蔽日的林木丛中，庄重典雅的古建筑群与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一个古朴优美的文化公园。

远离喧嚣的街市，步入古色古香的学校大门，沿一条条古柏掩映的小道四下走去，便会看到隐在丛林中的那些雅致、端肃的建筑。那些建筑同绿色的园林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画景。让人感受到严谨与闲适、幽雅与浪漫的融合。古建筑上的飞檐走兽、琉璃金顶以至牌匾与题字，无不显示出历史的厚重；而古建筑里的明丽学子与朗朗笑语，又展现出勃勃生机。

金塔大学走过近百年的历史了。说得更远些，它的前身曾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文庙。至今在学校的北侧，还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成殿。大殿建在石砌高台上，前后青石踏道。大殿后壁偏门，殿外东南角一株千年古柏虬劲苍雄。殿前尚有石狮、石牌坊、照壁等。牌坊上有“得配天地”、“道贯古今”等文字。大成殿后边，便是高耸入云的金塔和金塔湖了。金塔湖长年不干，碧波涟涟，面积占据整个校园的三分之一，是为学校一景。

这种环境直接影响了这所校园的莘莘学子。凡考入金塔大学的，都有某种优越与自豪感。

作为潜心攻读的场所，金塔大学的环境与条件是再好不过，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精英从这里走出。当然，它也不可能十分全面与完美地把一个个人培养成能够应付一切艰难困苦、烦恼忧伤的十全人才。因而也就毫无遮拦地上演了一出出文化之外或

者说介乎于某种文化的活剧。

前面三个冬天没给路雪留下多少印象就过去了，过去得轻松自然、不留痕迹。前一两年狠狠玩，歌儿伴着笑声神采飞扬。上师范时，语文、政治是主课，音乐、舞蹈、美术也是主课。从师范学校考入金塔大学便感到了无比的轻松。没有那么多的集合开会，没有那么多的人员管理，上午上几堂课，下午晚上就没事了。阅览室翻翻杂志，寝室里聊聊闲天儿，古城区逛逛街市，舞场上再去旋转一回，春雨与飞雪一交替，转眼间就到了大四。

大四是个迷乱的时期。

很多事情都堆到大四来了，需要理出头绪，需要找出答案，需要解决难题。诸如论文问题、实习问题、毕业分配问题、爱情问题等等，就如这个扑面而来的寒冷的冬天，谁也无法回避。

这些问题让路雪措手不及。仿如十三岁体内猛来的那次艳红，使路雪猝不及防地由活泼可爱的幼童变成烂慢的少女一样。路雪必然地面对了这一切并且迎受着忧伤、烦恼、无奈与渴望的冲击。

实习已经结束。实习单位给的评语还不错，美中不足的是，路雪在中文系学的是师范教育专业，实习理应去最基层的中学，以体味和感受所学与所用中的实际问题。路雪自己联系了一所干部学校，这样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一些成绩。

论文问题也让路雪头痛。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好选题。这段时间路雪无休止地翻阅了大量书籍，记录了厚厚的一沓子笔记，最终还是没有理出头绪，不知是写当代还是写现代。按路雪的所长，写当代为好，因为路雪涉猎的当代作家的作品较多，对某些作家也颇为关注。但是从哪一方面入手却让人犯难。

从没为前途考虑过的路雪不久前才知道，毕业分配的问题还须自己操心。学校将实行双向选择，自找单位，自签协约，最后由学校收底。路雪从H市的师范学校考入这所大学，报的志愿就是师范教育专业。路雪的想法一是省钱，可以为摆水果摊的妈妈节省一笔学费。说是节省，实际上，是很难交得起那昂贵的学费。金塔大学的多数学科已实行并轨制，一年没有七八千元是很难上下去的。选择师范教育的第二点是路雪也热爱教育事业。路雪认为学校比之社会的其他行当要稳定、纯净一些。而且考上了师范教育专业分配到教育系统万无一失，不用再为前途发愁。没想这个专业也须自找门路。这一自找门路就有可能使一些学生无门路可找。这其中就有路雪。

此项也搁起暂且不谈。眼下最紧要的，是路雪遇到了第四个问题即爱情问题的纠缠。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让路雪已经失眠了好几个晚上。

路雪本来感受了情爱的春天，享受了情爱的夏天，该到果实丰盈的秋天了，却一下子品味到了冬寒。大平原的气候是四季分明的，因而人们总是四季分明地准备着铺的盖的、穿的用的，显得很有条理，丝纹不乱。路雪的爱情一如路雪把自己一下子抛入寒风中，让她阵阵打颤。

路雪总盼着这个严冬快点过去。

路雪不愿让情感与寒冷同步并轨。

路雪还在往前走。路雪走到美术系教学楼时，前边正是一个丁字形的风口。

寒风狂啸着将这里封锁了。无数的风枪对着这里扫射。教学楼前边那幅美展广告上的女孩穿得实在太少。她晃动着身子，正在这淫威中捂嘴哭泣，那颗硕大的眼泪却一直没有掉下来，油

彩和风把它冻在了画布上。

电线的嘶鸣恰成了这幅画面的配音。

路雪被集束的风枪扫射得后退了一步，然而她两手扯紧了白纱巾咬着牙发起了反冲锋。这多少有点显出了路雪的本色。路雪在有些关键时刻也会作出发狠的决定的。只是路雪平时柔多于刚，并不单薄的外表总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路雪冲过那风口时连树们都受了鼓舞，个个挺起腰杆为路雪鼓掌也为自己助威。

路雪回头看去，一堆堆的树枝树叶在路上和风撕打着滚向远方。

过去丁字路口不远就是美术系学生的宿舍了。

这是一幢幢建于本世纪初的西式三层小楼。每幢小楼都不大。原属民国时期各科教授所住。一层三四间房屋，大小不等。不知从何时起划成了美术系的学生宿舍。大间的摆三张双层床可住六个人，小间的只能摆两张床了。美术系的学生比较自由，一天到晚主要是画画，画画需要环境气氛，需要心绪灵感。这大概也是让美术系学生住这些小楼的原由。

曲晶晶就住在三斋一层。

这小楼一共有十栋。不称几号几号楼，而是叫几斋几斋，倒也别致儒雅，颇有几分艺术味道。

曲晶晶是路雪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的家都在省城，相距不远，从小相依相亲的，很是友好。初中毕业，路雪考上了H师范，晶晶考上了省城重点高中。后来两人又同时考入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同路雪一样，曲晶晶的语文功底也很好，文章写得蛮漂亮，只是她同路雪相反，喜动不喜静，自小学起又一直学美术，就报了美术系，一考还真考上了。按曲晶

晶的话讲，美术系比中文系自由多了，即使将来分配了工作，美术专业的也是个随随便便的闲差。晶晶上了美术系，但在学业上并不脱滑，干事认真也是她的性格，加之她的文学天赋，对作画理解得更透彻，因而很得老师的赏识，在大三时已是小有名气了，创作的作品还参加了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美展。

路雪打开房门的时候，晶晶还在被窝里钻着。

晶晶住的是小间。两个棚棚床只住三个人。那两个女孩一个是本市的，一个在学校外边租了单间的民房。白天有时在小屋画画或休息一下，晚上就都走了。

现在的大学生在学校附近租单间民房已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租房的或两人或单个每月花一二百元租上一间小屋，可脱离集体宿舍的嘈杂，幽静地学习、会朋友，还可以不受限制地起火做饭。有些家境好些的，或是谈了男朋友女朋友的早就享起了这种便利。当你在金塔大学周围没入一个小胡同，你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从一个个小门进进出出。

学校周围的居民住户大都是平房小院，收入都不太高，其中不乏下岗职工。在自家腾出一两间小屋出租给学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曲晶晶寝室那个租房子的女孩是不是找了个男朋友同居或是同别的女孩同租一室，曲晶晶也弄不明白。反正晶晶去过两次，有一次碰见过一个男孩在床上拥被而坐，晶晶没有多问。

两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住处，倒是给曲晶晶带来很大方便。使得曲晶晶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作画，甚而说幽会男朋友了。

这是进入大三以后调整了一次宿舍的结果。

晶晶还给了路雪一把钥匙，让路雪闲时来陪她玩。

那日晶晶换寝室后首次让路雪欣赏她的小屋，路雪就像走

入了别人新分的住宅一样艳羨不已。曲晶晶着实用心打扮了一下她的新居，屋子里显得井井有条又充满艺术氛围。

最具独特意味的，是晶晶在自己的小床上方挂了一幅细腻逼真的人体油画。这油画在路雪一进门时就威逼了路雪，致使她不得不看又不好意思去看。

画面的亮感很强，人体的细白与背景的暗黑形成强烈的反差。

一个青春少女斜倚在红绒铺设的画台上。双手轻轻仰放在头顶，面部呈现一副幸福迷醉的表情。由于斜倚又加上胳膊的舒展，使一对乳房显得饱满而坚挺。腰部的线条柔和而坚韧，细微地能看出腰带勒过的痕迹，显示出女性腰部的张力。大腿匀称而迷人地伸展着，色彩配置的光线使那个隐秘的部位黑白分明。精致的画笔甚至使交叉摆放的一双秀脚也格外动人。白皙的小脚涂了红红的指甲油，与垂挂在肩头的一瀑如染的黑发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画家好像完全利用了正午的自然光线，使充满勃勃青春的人体洁白如玉纤尘不染。透亮的皮肤，柔和而富有弹性，似乎能感觉到血液在皮肤下面鲜活地流动。

路雪敢说，谁见了这幅画，都有一种想伸手去抚摸一下的念头。

这幅画画得太美了，也太性感了。如果哪个男人进入这小屋，不知会有何样触动。反正路雪于感染中受到了震撼，感到是像自己躺在那里一般，充满羞意。

路雪说：“怎么弄个这样的画挂在床上，真个是画家风格。”

晶晶正在酒精炉上下面条，听了路雪的话，回头望了一眼：“怎么，没看出来吗？”

“谁呀？是你——”

路雪仔细看去，可不就是晶晶嘛。晶晶爱穿牛仔装，常弄个宽宽的皮带扎在腰上。晶晶平时爱把长发别在头上，扭成一个花，时而在左时而在右，时而又扎在后边，随意而潇洒，放开来时自然就垂挂于肩了。由于晶晶的表情呈一种迷醉状，画家用的油彩又稍显暗，路雪也就没有看出来，自然也没有往晶晶身上想。

晶晶一入校就很扎人眼。不少男孩子的目光敢在她身后贪婪，到前面一看就低头了。

晶晶的美同路雪的美不一样。路雪秀气、大方、耐看；晶晶洋气、开朗、娇艳。两人都显得纯净、天真，没有多少浑水。

路雪如果同晶晶走在一起，就成了两块儿亮丽的招牌。路人侧目而不知先读哪块儿。

“怎好把自己的裸体画摆在这里，让那些野小子看了还不发奇想……”

路雪话语里还是想让晶晶把画收藏起来。

晶晶已把面条做好，关了火往碗里盛。自然是也有路雪的一份。

“去发奇想好了，那是他们的事。我这也是刚刚挂出嘛，先自我欣赏两天。”

“谁画的，真绝了，不会是靳尚谊吧？”

“你说的不错，曾经师从靳尚谊，是咱们省内乃至全国颇具实力的油画家。”

“你们老师？”

“是的，严炎教授。”

“你真的脱光了衣服让他画的？”

路雪有些吃惊。她听晶晶讲过，画一次人体要好多个时辰，一幅画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最后完成。这么说，曲晶晶就得一次次脱光衣服。

“是哟——吃惊啦，人家见得多了，女人的每块骨骼、每块肌肉都研究得透透的。何况，他也给我做过模特，不过我画的是素描而不是油画。”

路雪更是瞪大了眼睛。

路雪越来越感到晶晶超越自己的变化，尤其是上了大学分科以后。人家说中文系是夫子系越学越愚，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晶晶认为很自然的事在路雪眼里竟走了样。

曲晶晶大笑起来，笑得很脆。

路雪在晶晶的笑里又看到了晶晶的本质。

晶晶还是晶晶。

2

晶晶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

“听门响我猜一准是你没别人。”

路雪放下钥匙，解开了纱巾：“我以为你起来了，还在睡觉啊！外边好冷，看来又要下雪了。”

进来时，天已经快黑了。小屋里只有一个窗户，又被用纸贴了玻璃。女孩的寝室都爱这样。那些纸早已变黄，却无人换上新的，使得屋里比外边暗得早一些。

路雪哈着气搓了搓手，把大衣脱了挂在晶晶的床头，然后拉着了电灯。

灯泡不大，是六十瓦的白炽灯而不是路雪寝室的那种日光

灯。小屋也就显得昏昏黄黄的没有生气。

晶晶的美人体还挂在那里。从上次挂上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油画的一角掉了个钉子，歪斜地注视着进来的人。路雪对这幅画已经见怪不怪了。

屋子显得很零乱。

衣服扔得床上、凳子上都是，弄不清哪些是干净的，哪些是脏的。厚厚的画本和画书零乱地堆在桌子上和床头枕边。桌子一角，立着一只酒瓶两只茶杯。另有一个纯净水瓶子做成的烟缸。说是做成，无非是用剪子在瓶子上拦腰一剪而已。烟缸里，友好地储存着一些烟头和烟灰。挨着桌子，立着一个画架，一幅未完工的画架在上边。画面是连绵起伏的雪山草图。画架旁的小凳上，是散开的速写本。一幅幅速写也都是奇奇险险的雪山。

这一切仍就给了路雪一个寒意。

“这么冷，你怎么还跑来了。”

晶晶把被子一掀坐了起来。路雪就势坐在了床边。

“来看看你呀，我要不来，怕你冻死在这里都没人知道。”路雪在打趣。路雪总能在晶晶这里换个心情。

“那才好呢，我就愿死在冬天，死在冰天雪地。”晶晶沉着脸很是认真地说。

路雪捣了晶晶一下：“别发世纪末之忧情了，净影响情绪。”

“好啦，你点着酒精炉，烧点水下点儿方便面，我得去趟厕所。”

晶晶趿拉着鞋子，扯了一把卫生纸就往外跑。路雪急忙从床上抓起一顶毛线帽给晶晶捂在头上：“别感冒了！”

晶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快尿裤子啦！”

路雪就在后边笑。然后关上门，找着火柴，倒了水，开始准备两人的晚餐。

晶晶跑回来时，手里举着几枝黄黄的腊梅。

小屋里立时就有了淡淡的馨香。

“哪弄来的，咱们校园里可没见过有哇？”

“一个男孩给的。谁知他从哪儿弄的。他想借机进来坐坐呢，我说已经有个朋友在这里了，他就不再坚持了，还说，算我今天没运气。”

路雪说：“他肯定是把我当成男孩了，你倒真鬼气。”

“我正烦着呢，哪有心劲儿陪这些男孩儿侃大山。”

晶晶拿了个纯净水瓶子，找出剪子又是拦腰一剪，接了水把腊梅插了进去。

“路雪，好多天没来了，最近干嘛呢？是去找石中了，还是他又来了？”

路雪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路雪只差一点眼泪就流出来了。亏得灯暗，晶晶又没在意。

晶晶把毛线帽朝床上一甩：“哎，把一切看淡点，男人女人，就那么回事！越沉湎于内，越拔不出来。你在乎他，他不在乎你，你在乎也没用。来来来，咱们今天好好解解闷。”

晶晶拿起桌上的酒瓶，把酒倒进两个茶杯里。

路雪从锅里盛了方便面端到桌上，然后与晶晶并坐在床边。

“你自己喝吧，我不会喝，也不想喝。”路雪说。

“我不是也不会嘛，我是想记住一个日子。来吧，天也冷，喝了暖心，就是醉了也没什么，一醉什么都不想了！”

晶晶先举起了酒杯。

一口酒喝到嘴里，晶晶眉一皱，眼一闭，就流出了两滴眼

泪。

“啊，好辣呀！”

晶晶又喝了一口。

路雪学着晶晶的样子，慢慢地抿了一口。一股热流到嗓子眼儿稍一停顿，就像过个坎似的下去了。

“啊——咳咳——咳咳——”

路雪低着头痛苦地咳嗽起来。

路雪和晶晶互相瞪着两双泪眼笑了。

路雪又开始喝了第二口。晶晶也再次仰起了酒杯。

再喝时，两人潇洒地碰杯，俨然一对酒友了。

喝了一会儿，晶晶说：“忘了，抽屉里还有咸鸭蛋和火腿肠呢。”

晶晶拉开抽屉拿出来，用刀切了摆到桌子上。

“可惜没有烟，再尝尝烟的滋味就好了。”

路雪说：“那就像两个十足的小流氓了。”

晶晶说：“你说的只是概念上的。小流氓的内涵你能说清楚？”

路雪这回喝了一大口，又一次呛得咳嗽起来，赶紧夹了一口香肠在嘴里。

“你这儿的烟灰是谁的？”

“他留下的，还有酒。他在我这里喝够了，走了。他想让我也喝，我不。他自找的痛苦，我何必呢。”

路雪知道晶晶说的“他”是谁。“他”便是晶晶一直崇拜的并为之献身的那个严教授。

有一个秘密，路雪一直存在心里，没有跟晶晶说，不能说。也不好说。